

着意创新令北大校风改变

1917年1月4日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。当时的北大素有“仕学院”之称，学生来此不是为了学习知识，而是为了毕业后能够做官，一些老师和学生生活糜烂，逛妓院、抽鸦片样样精通。曾在北大读书的陶希圣这样回忆：“民国初年，贵族子弟仍然不少，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来上课……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（当时的妓院集中地）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。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，一堂就是北京大学——京师大学堂。”

鉴于这种状况，蔡元培的许多朋友都不希望他去这般乌烟瘴气的地方，认为治理不好则有碍名望，然而孙中山却不以为然：“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，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，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，主持全国教育。”蔡元培对此十分认同，遂慨然领命北上。

蔡元培到校那一天，北大正门的校役自动列队，恭恭敬敬地向新校长行礼请安，但校役们没有料到，蔡元培竟然规规矩矩地向众人脱帽点头微笑回礼，这在北大历史上还是第一次。此后不久蔡元培宣布，学校师生与校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，今后应以“工友”称之——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革新精神由此可略见一斑。

当时的北大一切都保留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，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，必须先写呈文，然后由校长批示，仿佛是一座衙门。蔡元培到北大后，立即废除这一陋习，并贴出布告通告全校：“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，不得再用呈文。”蔡先生的这一举动让很多人迷惑不解，不知这位新校长为什么这样谦逊。

北大校园里当时没有一个学生课外组织，蔡元培注意到这个情况后，马上将各班的班长找来，劝他们每系或每班成立一个学会，自主地研讨问题。在蔡元培敦促和指导下，学生们组织了书法研究会、画法研究会、音乐会、辩论会和武术会，甚至还有静坐会，谁想组织什么就组织什么，谁有什么特长就加入哪个学会。一时间，北大自由、民主和研讨学术的空气浓了许多，而原来打牌、听戏甚至逛八大胡同的师生几乎绝迹了。

民国初年国立大学只有北大一所，在人们眼里这已经是国内最高学府了，但蔡元培却提出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，邀请饱学宿儒来做导师，让学生大学毕业后再入校做研究，这其实就是今天研究生教育的雏形。前清大学堂时代，北大图书馆里有许多词曲书，学堂监督认为都是些淫词艳曲，有伤风化，所以一把火给烧了。北大国文研究所成立后，蔡元培请剧曲专家吴梅来做教授，不但买来大批古今词曲典籍，还公开征集民间小曲歌谣，并在《北大日刊》上选载，绝不怕这些市井民间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。多年以后，北大学生顾颉刚在文章里这样写道：

他是蔡元培先生

倡一种风气，酿一大潮流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150年前的1月11日，蔡元培先生诞生于人杰地灵的江南名城绍兴。众所周知，蔡元培一生有三个重要阶段：一是民国成立担任教育总长；二是1917年任北大校长；三是南京政府成立后执掌中研院。不论是从事教育行政，还是学术研究，蔡元培做的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事，对中国青年和知识界的影响有目共睹。

而在蔡先生这三段经历中，最令人称道的是北京大学时期。其间，蔡元培秉持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更新观念，延揽人才，将一座衙门式的旧学堂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大学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。



青年时期的蔡元培



蔡元培先生的北大校长任命状。

“那时我们都是20余岁的青年，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，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，竟新得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。”

蔡元培还在全国率先招收女生入学，从前女子只能进女子学堂或者女子师范，大学与她们是无缘的。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后，有女学生请求进校旁听，下面办事的人请示校长，蔡先生说：“北大的章程上并没有说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的话，我们把她们收进来就是了。”暑假北大招生，果然有女生报考，学校也择优录取了三个——今天看来，这不仅仅是大学第一次招生女学生，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革新。

不拘一格用人才

因为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，所以北大校园里非常热闹，既有帝制派的刘师培教中古文学史，也有复辟派的辜鸿铭讲授英国文学。据学生们回忆，刘师培样子还不特别，而辜鸿铭却留着一条大辫子，活脱脱一个出土文物。但蔡先生不管这些教授外表、主张如何，只要有可用之处便下聘书。当时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，蔡先生既请了今文家崔适，又请了古文家陈汉章，两人观点截然相反，蔡元培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听了他们的观点后，深入思考，细加辨别，然后自己去选择一条合适的路。

蔡元培刚刚就任校长便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，文科学长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文学院长，位置非常重要。当时很多人质疑陈独秀既没有学位头衔，也没有像样的学术著作，如何能胜任？蔡元培为了通过这个任命，竟然虚构了陈独秀的学历和履历，称陈“东京日本大学毕业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”。结果教育部很快便下达了陈独秀的任职命令，这为日后《新青年》迁京和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埋下了伏笔。

说起蔡元培“造假”，还有一个故事。胡适在美留学期间，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极力宣扬新文化运动，蔡元培听说后，便聘请胡适为北京大学教授，当时胡适才27岁。

1919年，胡适的《中国哲学

史大纲》出版，蔡元培亲自作序，他在序言中说：“留学西洋的学生中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，这几人中能兼治‘汉学’的更少了。适之先生生于世传‘汉学’的绩溪胡氏，真有‘汉学’的遗传性……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容易多了。”

胡适虽然祖籍是安徽绩溪，但与蔡元培所说的“绩溪胡氏”并非同宗，蔡先生对此心知肚明。蔡元培之所以如此介绍，目的就是抬高胡适身价，强调胡适家学渊源，借以堵住那些攻击者的嘴，属于“善意的谎言”。胡适对蔡元培的支持念念不忘，多年以后，他在口述自传中还专门提及此事。

蔡元培还聘请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到北大教书，梁漱溟曾经写过一篇名为《究元决疑论》的文章，引起蔡先生的注意。据梁漱溟回忆，蔡元培约请他和文科学长陈独秀一起到校长室，请他教授《印度哲学》。梁漱溟极力推辞，蔡元培劝他说：“你不是爱好哲学吗？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，你当是研究，来学习好了。”

蔡先生的这番话打动了梁漱溟的心，他留在了北大，而年长梁漱溟近30岁的蔡元培对于这个后辈学生，总是以“漱溟先生”相称，这让梁漱溟记了一辈子。

创办工友夜校

蔡元培十分注重平民教育，他认为大学人人可读，他曾经这样解释平民教育：“平民的意思，是人人都是平等的。从前只有大学生可受大学的教育，旁人都不能够，这便算不得平等的。”基于这种教育理念，他在校内提倡并兴办了北京大学工友夜校，开创了中国社会教育的先河。

1918年1月，部分学生写信向蔡元培反映学校工友何以庄谦逊好学，因家中贫寒而废学，建议校长量才使用。经过考察，蔡元培发现此人确实名副其实，便破格将其调入教务处任缮写。

这件事启发了蔡元培开设工友夜校的决心，为此还专门听取了学校工友的意见。那天恰巧学校门房老刘跑来找校长，说老父亲劳累了几十年，他无法尽孝，知道校长有事好商量，想求校长为父亲生日写一幅寿联。

蔡元培满口应承，为他写完寿联后问道：“如学校为你们办一所夜校，不知工友们会踊跃参加吗？”老刘一听乐坏了，双手抱拳连连作揖：“那敢情好，我在北大干了二十年，只认得头顶的校名，连写封信还要求人。再说以前校役是仆人，教室是主子们坐的地方，咱们连门都不敢进。夜校一开班，咱们不也登堂入室了，这有多神气？”蔡元培听了也很高兴，宽慰地说：“一校之中，职员与工友，同是做工，并无贵贱之别。不过所任有难易，故工资有厚薄之分。像何以庄既然文理精通，我们就量才录用。今后夜校开班后，如再发现人才，就再录用。”

1918年3月18日，蔡元培在北大月刊上刊登《校长告白》，宣布正式举办校工夜校，并请师生报名任教。在蔡先生感召下，学校师生十分踊跃，傅斯年、罗家伦、张国焘等人为校内工友讲授国文、算术、理科、修身和外国语课程。4月14日，工友夜校在文科第一教室举行了开学典礼，230余位工友身穿长衣，排队走进了以前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学教室，蔡元培亲到现场祝贺并发表演讲。后来，北京大学还举办法学夜校，在全国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，教授为社会服务的新风。

蔡元培一生的成就，不在学问，也不在事功，而主要集中在倡导一种风气，酿成一大潮流，从而影响世人，泽被后世。这就是蔡先生的伟大之处，也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。同



蔡元培（右一）与鲁迅（左一）等在一起。